

禪宗與如來藏

南禪提倡不依經教，不立文字，直指本心，頓悟成佛，所以禪宗六祖慧能說《壇經》，指出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」，只因「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」，於是迷心外見，修行覓佛，無所啟悟，故終不能明心見性，頓悟成佛。其實一切眾生，無論根器小大，「但於自心，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」。所以「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。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」。何以能夠這樣「一念即至佛地」，不用「時時勤拂拭」的漸次修為？慧能於《壇經·般若品》解釋：這是由於「萬法盡在自心」之故；既然「萬法盡在自心」，那末，一切便不假外求，因此可以「從自心中，頓見真如本性」，與佛無異。所以後來的禪師，常喜歡以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」、「半夜白雲消散後，一輪明月到床前」以為比喻。「白雲消散」便是「去障」，「煩惱塵勞」一念頓消；「月到窗」、「月照床前」便是「一念即至佛地」。這種「萬法盡在自心」與「頓悟成佛」說，不特在南禪宗發展流行，即使在北禪大德中也有此種思想，像神秀在《觀心論》裡，便也有「一切諸法，唯心所生；若能了心，萬行俱備」如此言論；《觀心論》又說：「超凡證聖，日擊非遙，悟在須臾，何煩皓首？」。此種反對皓首窮經，與中國孟子主張「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躬而誠，樂莫大焉」相應，與後來心學家陸象山所言「宇宙即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」，所以「學苟有得，六經皆我注腳」、「我雖不識一字，亦可堂堂正正作個人」之說如同出一轍。這套思想，可否從印度佛教經典尋找到思想淵源，而並非禪宗大德援佛入儒的說法？這實在值得我們去探索思維，弄個明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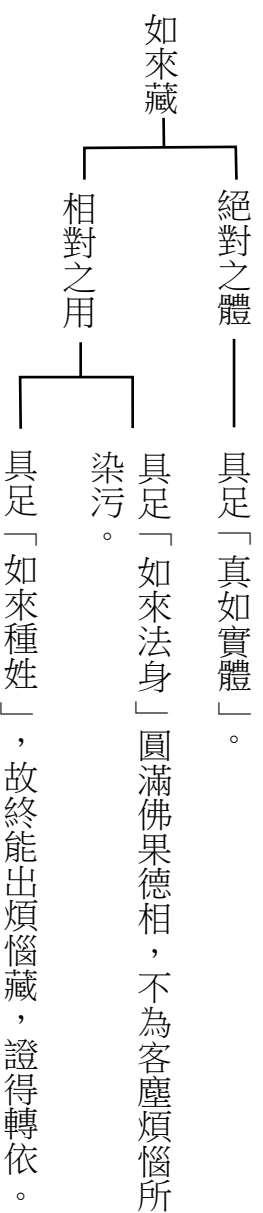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禪宗這套「萬法盡在自心」所以能夠「頓悟成佛」的思想，可說是印度「如來藏」理論中國化的表現，而適與中土「萬物皆備於我」與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的思想相應。印度「如來藏」思想早在原始佛教經已找到淵源，譬如在《南傳大藏經》中的《增支部》便有

「比丘眾，此心極光淨，為客隨煩惱所雜染，而不如實解」的主張。這種說法跟《楞伽經》所言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客塵所染，未能證得」，其含義極為相似，只不過把「心極光淨」轉成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而已；此心是一切比丘、一切凡夫所具備無餘者。這話在《壇經》轉成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」，只因「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」而已，其意趣未曾有異。後來大乘經教日漸流行，有《華嚴經·如來性起品》說：「無眾生身如來智慧不具足者，但眾生顛倒，不知（本具的）如來智（慧）」又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，云何如來具足智慧，在於身中而不知見！我當教彼眾生覺悟聖道，悉令永離妄想顛倒垢縛，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，與佛無異。」由此可知慧能《六祖壇經》所言「凡夫即佛」，可找到它的經教依據。此與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、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性」、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」等等都是同義語，彼此無異無別。

到了《如來藏經》出現，「眾生即佛」的思想更為明確，如彼經言：「一切眾生（於）貪欲、（瞋）恚、（愚）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、如來眼、如來身，結加趺坐，儼然不動。……（一切眾生）有如來藏，常無染污，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。」因此可以具體得見：每一眾生具足如來藏，其內容包括：一者、清淨色身（即所言如來身），二者、清淨智慧（即所言如來智、如來眼），三者、清淨德相（即如來德相）。此如來藏的三類內涵，與佛無異無別，雖與凡夫剎那現起的煩惱並存，而能恆常清淨，不為煩惱所染污，所以禪宗依此而能合理地提出「凡夫即佛」、「煩惱即菩提」與「一悟即至佛地」之說，因為在凡夫的身、心之中，佛身、佛智、佛德具足常在，未曾有毫釐缺減之故。

再到大乘《不增不減經》，提出「眾生界者，即是如來藏；如來藏者，即是法身」之說。後來彌勒《寶性論》則說：「法身遍無差，皆實有佛性，是故說眾生，常有如來藏。」如是得知眾生本具的如來藏，實包涵三類內容：其一、是真如實體，即一切眾生平等本具的無差別共有的永恆諸法實相，即本論所言「一切諸眾生，平等如來藏；真如清淨法，各為如來藏。」其二、是如來法身，即一切眾生本具的「圓滿佛果」，包括「菩提」、「涅槃」、「如來智德」、「如來身」、「如來眼」等，故彼論云：「如是眾生身，不離諸佛智，以如是義故，

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。」其三、如來種性，即一切眾生本具「成佛之因」，故能成就「圓滿佛果」的「如來法身」，入如來家族，如彼論云：「以依自體性，如來之性諸眾生藏，是故說言：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。」如是綜合上述經論所得，眾生本具的「如來藏」，就是尚未成佛而在凡夫位的「佛性」與如來「法身」及如來一切「德相」，因此可表列其含義如下：



故《寶性論》卷四亦言：「如來藏不離煩惱藏所纏，（但）以遠離諸煩惱，轉身得清淨，是名為（轉依之）實體。」如是「如來藏轉依」亦是本身功德具足，不假外求，故《勝鬘經》以「如來藏」是一切眾生之「生死依止」及「涅槃依止」。

從此清晰可見印度「如來藏思想」，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中國禪宗思想的發展。因為禪宗思想，概括言之，可有三大特質：一者、於凡夫自身之中，具足一切如來法身功德的體用；二者、凡夫修行實踐，不假外求，本身具足；三者、修行實踐沒有階漸，唯是頓悟成佛，此禪宗思想之三大特質，與印度「如來藏」有根本密切的關係，茲概述如下：

一者、「如來藏」既是凡夫的本具，既包括「真如實體」那絕對體性，也包括著如來相對的大用，如所謂「如來法身」、「如來果德」乃至轉依成佛的「如來種姓」，那末就等同於禪宗所言「萬法盡在自心」；《壇經》所說眾生本具的「自性」便是「如來藏」。故宗保本《壇經》記述慧能從五祖聽法開悟而大加讚歎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，說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所言「自性」者，就是每一有情本具的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，簡言之名為「如來藏」。「如來藏」本攝「真如實體」，故《壇經》說「自性本自清淨而本不生滅」。「如來藏」攝一切「法身」、「佛

果」、「佛德」，所以《壇經》說「自性本自具足而能生萬法」。「如來藏」雖與「客塵煩惱」同在而共存，但自性清淨而不為煩惱所污，故《壇經》說「自性本無動搖而本自清淨」。由此得知禪宗所謂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，其思想是導源於「一切眾生具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，而與中國儒家所言「萬物皆備於我」與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彼此相應。

二者，於眾生身、心之中，如來絕對的體與相對之用既已是具足於本具的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中，而禪宗則言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，所以禪宗主張一切修行實踐，都是本自具足，不假外求，唯是「自性」的如實展現；因此既說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又進而強調去塵勞、除顛倒的功德，純粹是「自性」內發的功夫，絕不是「外鑠」作用，所以提出「念念不愚」、「常行一直心」的方法。《六祖壇經·疑問品》說：「(自)性在，身心存；(自)性去，身心壞。(故修行者應知)佛向(自)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(凡夫)眾生，自性覺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觀音，喜捨名為勢至，能淨即(是)釋迦，平直即(是)彌陀。」因此「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(其)性是功，自修(其)身是德。善知識，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布施、供養(向外)所求也。」此等語，它的理論依據，是「一切眾生皆具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之所至；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具足如來一切法身、佛性、德相，不假外求，本自具足之故。因此禪偈譏言：「拋卻自家無盡藏，沿門持鉢效貧兒。」對向外求佛性、求法身、求功德者，可謂一針見血，極盡針砭的能事。

其三、禪宗的實踐，主張頓悟而不贊成漸修，這好像跟如來藏思想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其實不然。何以故？因為禪宗的頓悟實際隱含著兩重意義。一者，明心見性是一念間事。《觀心論》所謂「悟在須臾，何煩皓首」；《壇經·般若品》所謂「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」，故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」？二者，「去妄念」與「起正真般若觀照」是同時的，非是前後隔閡的，如《壇經·般若品》云：「若起正真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，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……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。」禪宗所言「眾生即佛」，並非說眾生便是佛，而是說「眾生與如來藏」同時存在；所言

「煩惱即菩提」，並非說煩惱便是菩提，而是指「凡夫的煩惱」活動，與「眾生本具如來藏的菩提(智慧德性)」是同時存在的。這便是《楞伽經》所言眾生本具的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客塵所染，未能證得」。換言之，若要證入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，則不假外求，通過「常行平直」，「於一切法勿有執著」，禪宗大德所言「終日吃飯，不曾咬著一粒米；終日行，不曾踏著一塊土」，於是以「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」，「念念不愚」，這樣顛倒、煩惱、妄念一去，如來法身、佛性、佛德頓顯，本自具足，所以能夠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……前念迷，即凡夫；後念悟，即佛；前念著境，即煩惱；後念離境，即菩提」。因此我們這樣說：「去妄」與「般若觀照」若非同時，則「一念悟時，眾主是佛」便不可能；若非依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乃眾生本具，則禪宗「去妄」與「般若觀照」同時成就亦不可能，「前念迷，即凡夫；後念悟，即佛」，當然也不可能。由此可見，禪宗的「頓悟說」雖不必出於「如來藏」，但若非以「如來藏思想」作理論基礎，則禪宗「頓悟成佛」亦難以自圓其說。

依上文反覆推敲，可見我們要對禪宗思想探本尋源，徹底了達其義蘊精粹，固然可以從般若中觀得其實踐方法，但禪宗思想的核心，則若捨離印度「如來藏」的理論，恐怕也難以透徹明白。諸方大德，不悉以為然否？